# 四庫全書

史部

#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四

宋 李燾 撰

## 哲宗

元豐八年夏四月丙寅上初御紫宸殿宰臣以下奏事諸司猶未許對

丁卯大理寺卿王孝先等言獄空詔付秘書省仍令學士院降詔獎諭

戊辰封上乳母竇氏為安康郡夫人

己巳詔再試進士及諸科武舉人罷今年御試內應直赴殿試者以前舉省試等第名次編排在今來正奏名之下不曾赴省試者即與正奏名進士同場别號試策一道　中書省勘會諸路官得替或已授别任因監司奏乞勒留在前任及發遣赴舊任與見任官同催欠負者今來赦書指揮百姓欠負者例各蠲減詔並令放罷內有見在任已發遣而本任未有新授官者並許還本

任編錄冊八年四月六日聖旨

庚午尚書省言河東路經畧使呂惠卿言河東勇敢以三百人為額本路止二百人請給微薄應募者少臣昨任鄜延路經畧使日奏請增三等請受借支省馬給與七分草料於延州置營差指使教習武藝自後應募稍衆欲依陜西路已得指揮從之　樞密院言近制大小使臣因見謝辭輒唐突者徒二年私罪欲乞諸班直諸軍忠佐親從親事官諸色人因入殿輒唐突者徒二年

情重者取旨本轄人科不覺察罪詔可

辛未禮部言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冊請三年喪畢行禮從之　京東路都轉運使天章閣待制吳居厚降知廬州以言者論其苛刻也當考言者姓名韓璹錄劉安世語云元豐末京東劇寇數千欲取掊克吏吳居厚投之鐵治中賴居厚覺早間道遁去不然賊殺一都轉運使從官得晏然而已乎

詔戶部侍郎李定取都提舉汴河堤岸司所領事并提舉京城所課利條析以聞五月乙未並罷都大提舉汴河堤岸司元豐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初置三年五月十二日改今名

詔尚書省左右司取在京

免行納支錢寘名取旨舊録云先帝以濁流入汴澱淤湍急都人有水憂乃導洛通汴置司提舉又官司市物廹行人供應吏並縁為姦至逃亡破産民患之乃筭第納錢免充行役以錢募人供市而官司禁不得市於民民得不擾至是姦臣欺罔蘽帷以為非是時先帝崩才越月變亂法度由此始其後事無大小悉改革上未親政也新録辯曰神宗皇帝嘗詰興利之獘曰事太傷鄙細有害國體盖深責有司之過也凡所奉行失其本旨皆有意更去之詔書具在可考而知通汴司本為救患免行錢本為便民其末在有司皆近於興利之弊至是詔取索事目以定可否亦推神宗之意而行之也自先帝以濁流入汴至未親政也一百十六字並删去　又詔宗室官已至磨勘止法者該今年三月六日覃恩並特與轉官依例加恩　又詔開封府界

京東京西河北陝西河東所養戶馬近已支價錢撥買配塡河東鄜延環慶路闕馬軍分自今府界并京東路養馬指揮並罷　又詔京東京西路保甲養馬法元定年限極寬民間易以應辦而有司不務循守妄有陳請期限廹急遂致騷擾先帝已嘗降手詔詰責約束至今猶不能奉行其兩路保馬宜令並依元降年限收買其剩買過數目並以充次年分之數　又詔提舉京東路保馬兼保甲楊景芬提舉京西路保馬兼保甲張脩並

令乘傳赴京於三省稟議改廢其後詔京東京西路保馬等級分配諸軍餘數發赴太僕寺其格不應支配即還民戶變易納所給價錢舊錄云先帝以國馬不足追效卯乘之制寓馬於民量物産給價立歲限使民市馬養之得自乘習緩急則集以為用仍命弛其傜役法甚善司馬光言其非便遂罷新錄辨曰宣仁參祖宗之制推明神宗之心保佑哲宗皇帝以致元祐之治其公議在天下甚明而史官類出私意取一時羣臣之議與神宗皇帝較其得失豈可以示後世自先帝以國馬至非便遂罷六十字並刪去按此時司馬光猶未上疏論民戶養馬不知舊錄何以云然其後則光固謂不可也呂大防政目十二月二十二日詔京東西路保馬四尺以上駮塡軍鋪四尺三寸以上隸從監牧餘給人戶變轉納錢又詔在

京并京西及泗州所置物貨等場並罷在京委監察御史黄降駕部員外郎賈種民京西令本路轉運副使沈希顔泗州令權發遣江淮等路發運副使路昌衡點磨物數計會當職官吏交割椿管條析措置結絶事件以聞四月八日七月十八日合參照　又詔元豐六年已前積欠夏秋税租及緣納錢物並依三月六日赦書指揮特與除放

中書省言今年正月九日赦書内外人户見欠市易錢物並仰所屬勘會元賒請本息等錢并已納見欠數目

條具聞奏其息錢當議減放在京至今未見有司依赦以聞詔監察御史劉拯兵部員外郎杜常太府少卿宋彭年赴御史臺置局㸃磨所欠息錢大姓戶放七分小姓戶全放外合納數目開所屬依調催納仍曉諭人戶并具無欺弊聞奏限一月　又詔軍頭司應於後殿引見事如呈試武藝人申樞密院令承旨司官與軍馬司同共校試有妨嫌者即與不干礙軍馬司同試如並係干礙即與軍頭司同試皆具狀以聞應不呈試武藝人

並令軍頭司押赴樞密院審驗訖申牒所屬施行見謝
并軍回過軍並令門見門謝合賜例物及酒食等軍頭
司關申依式令施行應合引見人如有自陳仰軍頭司
取問申樞密院以垂簾上未御後殿故也元祐二年二月四日密院
又有申請又詔諸官司見行條制文有未便於事理應改
者並具其狀隨事申尚書省樞密院即面得旨若一時
處分應著為法及應衝改條制者申中書省樞密院審
奏傳宣或内降若須索及官司奏請雖得旨而元無條

貫者並隨事申中書省樞密院覆奏取旨新本削去此段當考
入内省申準敕内臣並與改轉李友詢石璘宋用臣馮
仲禮閻守懃馮景梁安禮盧守正史環老弼劉友益黄
經臣雷易並令轉出并李彀亦與轉出勾當御藥院劉
惟簡與轉出以勾當内東門司閻安代之馮宗道勾當
御藥院老宗元梁惟簡並勾當内東門司梁惟簡兼太
皇太后殿祗候老宗元兼皇帝殿祗候此密記四月八日事
壬申安仁保佑夫人張氏進封秦國晉國安仁保佑夫

人

甲戌德妃苗氏進位貴妃德妃周氏賢妃邢氏進位淑妃仁宗第十二女進封魏國大長公主為楚國大長公主仁宗第十女韓國大長公主為周國大長公主英宗第三女衛國長公主為冀國大長公主大行皇帝第三女封淑國公主為溫國長公主大行皇帝第四女為康國長公主第八女為忻國長公主第九女為嘉國長公主第十女為德國長公主以大行在殯罷冊禮止賜告

靜海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尉安南都護交趾郡王李乾德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西蕃邈川首領河西軍節度使檢校太傅武威郡王董戩改檢校太尉　詔曰恭以先皇帝臨御四海十有九年夙夜勵精建立政事所以惠澤天下垂之後世比聞有司奉行法令往往失當或過爲煩擾違戾元降詔旨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實惠或妄意窺測怠於舉職將恐朝廷成法因以隳弛其申諭中外自今已來恊心循理奉承詔令以稱先帝更

易法度惠安元元之心敢有弗欽必底厥罪仍仰御史臺察訪彈劾以聞舊録云時蔡確等壞法寖改廢故降是詔然卒弗能禁新録辨曰蔡確知有司奉行新法例皆失當過為煩擾實惠不孚則不能不更法也法少更則身必不安於位是詔誠確等有以啓之矣史官不推本神祖愛民之意而飾確之謀以欺後世今合刪改吕大防政目詔有司奉行先帝詔旨失當事以聞在八日

尚書省言三省及在京官司官吏凡歲終比較功過并上簿過犯自来雖遇常赦並通計行罰今該三月六日登極大赦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其今年三月五日已前過犯除以功比折外應理過者並合

除免從之　禮部言治平故事山陵掩皇堂畢宗正卿行虞祭之禮官制太廟舊儀悉隷太常寺將來虞祭乞改太常卿行事從之　録故右侍禁王千男亮為三班奉職姪勝為借職以千死事故也

乙亥朝奉郎守太府少卿宋彭年言殿前馬步軍司管軍闕官乞依故事差八員仍逐司常留一二員宿衛詔管軍朝廷重事彭年妄有干預特罰銅三十斤　延福宮使入内都知利州觀察使張茂則為寧國軍留後入

內都知吏部郎中胡宗愈為右司郎中工部員外郎高遵惠為右司員外郎左司郎中范子奇直龍圖閣河北路轉運使右司員外郎范純粹直龍圖閣京東路轉運使

詔以太皇太后七月十六日生辰為坤成節趙子崧中外舊事云宣仁聖烈皇后垂簾坤成節內外命婦入賀上壽畢內侍老宗元大呼于殿廡曰除宰執宗室命婦依故事外高氏命婦盡出就宅賜宴即歸供帳甚盛沾及奴僕歲以為常蓋太皇太后惡請託而遠之也可謂公矣高世誕證之云宣仁既修北宅以奉親其母兩國太夫人李氏入謝因請置潛火一鋪后曰但令公繪公紀省事豈解失火李夫人不樂復曰曹家亦是聽政時南宅創添潛火人后變色曰姐姐殊不思之甚也二姐

豈敢比孃孃孃孃於趙氏有大功不可引也因手扎戒二高不得妄干請其家至今寶藏高世誕云此一段當別附

詔催作二王外第政目十二日事　鄜延路經畧使言蕃部伊實鄉道入西界殺副監軍等首級乞與近上班行

詔與下班殿侍　湖北都鈐轄轉運司言權知誠州西京左藏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周士隆招納溪峒有勞詔遷一官令再任

丙子禮部言元豐二年故事三路緣邊臣寮祔廟畢許開樂治平四年緣邊臣寮百日始開乞依元豐二年故

事從之

丁丑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禄大夫呂公著兼侍讀公著時知揚州召用之遵先帝意也新録於此別書云先是神宗諭輔臣曰皇子明年出閣當以呂公著爲保傅至是名公著侍經筵遵先帝意也按神宗諭輔臣前已具書此不必重載今但存遵先帝意也一句新録自爲一書故不得不爾

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司馬光知陳州朝奉郎祕書少監孫覺兼侍講奉議郎宗正寺丞劉次莊爲殿中侍御史奉職郎真定府路安撫司勾當公事孫升爲監察御史按新舊録孫升傳並云中丞劉摯引爲監察御

史此時摯初未入臺黄履實為中丞舊録既誤新録因之然則升必履所薦也當考元祐二年二月十四日履坐舉次莊自龍學降天制四月八日又落職梁燾奏議可考

朝奉郎劉摯宣德郎張汝賢為吏部郎中朝奉郎集賢校理梁燾為工部郎中奉議郎黄庭堅為校書郎

詔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潞國公致仕文彦博不許辭免兩鎮節度使六年十一月甲寅已載彦博許免兼永興節度今復有此詔當考或是覃恩申命故也五月十二日許免

詔許樞密院依舊制開便門與中書省相通赴都堂議事舊録云先帝設官分職各有分守不可紊也時欲同惡相濟故有是詔新録辨曰密院中書事均一體便門相通祖宗舊制也

與先帝設官分職各有分守理不相妨同惡相濟鄙陋無稽自先帝設官至有是詔二十四字並刪去密記十四日自来樞密院與三省議事並會於南廳欲依例開便門與中書省相通赴都堂議事如遇上馬仍依左右丞例同三省奉旨依御史中丞黄履言福建路鹽法惟邵武軍汀州受敷為重邵武縣近以鹽多民賣難於出糶遂以人户産錢紐定賣鹽不循朝旨鄉鋪之法至於建寧光澤等縣其獘亦然汀劍建三州亦有抑勒乞差官體量監察御史安惇言福建轉運副使王子京擘畫官買臘茶歲三百萬斤訪聞抑認乞委官採訪遂詔昨先帝以

諸路監司責任不輕朝廷當加考覈其煩急捂克與曠弛不職者當有所懲去歳已詔脩立分遣郎官御史察舉之法可依先帝詔旨施行江南西路遣監察御史陳次升福建路遣監察御史黃降新録但書遣次升及降察舉詔削去黄履安惇所言今依舊録並書之五月十六日改差

詔殿前馬步軍司凡前後新招揀禁軍兵士先令在營指教百日不及第二等再限兩月限滿又未及即於教場再教兩月候又限滿不入等人馬軍改充步軍步軍改充廂軍仍令樞密院召管軍

臣僚説論　左侍禁權融州王口寨監押杜臨左班殿直權誠州渠陽縣尉杜震弟遘為三班借職先是臨震乞以招安及戰功轉官減年回授遘官而朝廷委本路轉運司審問乃知遘昭憲皇后親弟審進之後故有是命

戊寅録故贈文思副使韋定女夫左班殿直向達為右侍禁蔣沂仇宗亮並為三班借職以定死事故也

庚辰知太原府呂惠卿遣兵入西界破六寨斬首六百

餘級元祐元年六月八日劉摯黃巖叟蘇轍王覿皆有言責惠卿以四月十七日并十九日出兵此據言章增入五月二日賞功呂惠卿家傳云初惠卿至河東管勾麟府路軍馬公事燕復屢乞以兵入界討蕩為倏往忽來之計使賊不得安居惠卿使諸將會議皆以為夏人數遭掩擊族帳遠徙而斥堠嚴謹間諜莫知其詳淺攻無利深入可虞惠卿以為然遂令諸將分地弛守備務耕牧以疑賊計八年四月朝廷以國恤敵謀入寇詔惠卿出師先之惠卿諜知屯聚所在遣將那佐臣折克行訾虎以蕃漢步騎二萬二千出左廂至聚星泊滿朗嘉伊克羅朗三角等處破賊六寨斬首六百餘級凡首領十三人獲銅印十四顆駱駝牛馬以萬計追奔數十里振旅而歸劉摯劾呂惠卿擅興兵西人復仇以五月犯寨疆臣戰沒士卒陷亡當檢詳追附今五月實錄不載西人復仇事王覿云供奉官王英以戰死兵士陷沒者六千餘人摯覿所云今附五月末王巖叟等元祐元

年六月二十日奏乃云惠卿以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遣兵出界

辛巳奉議郎職方員外郎邢恕為右司員外郎蔡確初未知恕文彥博之歸洛陽也恕有詩送行神宗嘗對確稱馬且謂恕久在館下當遷確曰熙寧變法之初恕有異議不可用神宗不答確退朝即召恕告之恕尋遷著作佐郎元豐七年五月一日不半歲又遷職方員外郎七年十一月九日恕雅善司馬光吕公著確度光及公著必復用遂深交恕意欲因恕以結二人也然恕傾險乃更與確陰謀謂

確有定策功於是驟遷都司此據邵伯溫邢恕傳然伯溫謂恕為都司薦劉摯等於蔡確確不能用摯等既攻確并及恕恕怨遂以謀廢立事報摯等按恕與確畫策欲傾王珪蓋二月末間今遷都司蓋確藉其畫策耳不緣欲因恕結司馬光等也今刪取之承議郎試中書舍人王震為大行皇帝遺留北朝禮信使內殿承制寄育副之　詔太皇太后母曹國夫人李氏進封韓趙國太夫人遣承議郎左司郎中滿中行充皇帝登寶位北朝國信使左班殿直閤門祇候焦顏叔副之詔中行等到遼國諭其館伴以大行皇帝遺制尊皇太后為太皇太

后同處分軍國事典禮並依章獻太后垂簾故事兩朝合通信使令具此聞於北朝

壬午詔先帝昔降指揮諸軍月糧足給斗數分遣使臣諸營檢察自今凡月糧務遵先降指揮令入內內侍省所遣官檢察　禮部言高魯王名正字並迴避有難迴避者空點畫仍以黃紙覆之嫌名於禮不諱亦無迴避故事詔可仍自今進呈并入奏文字雖嫌名亦覆之

癸未東染院使王殊為皇城使成州團練使六宅副使

王殖為六宅使利州團練使殊殖以故燕國大長公主子也殊殖巳見林希野史云元豐七年元日王師約之長子莊宅使殖十五歲裹頭入禁中見自真宗時李端懿兄弟以長公主子入見仁宗英宗兩朝無帝甥英宗三主下降師約子首得進見戚里皆榮之師約次子又許尚淑壽公主朱妃出也按七年春不見王殖入見事八年夏殖尚為六宅副使則希所稱莊宅使必誤也附注當考　左司郎中滿中行言内外官司供申朝省旬月季歲帳狀其間多有乆例名件參錯所承管司往往別無照用乞行廢罷從之此用崇寧四年九月六日報狀增入甲申奉議郎權河北路轉運判官張適通判萊州張適必有

言者故責當考元豐七年八月三日推行過所上河朔鹽利令責官必坐此　詔水部員外郎王諤特罰銅三十斤諤言京東兩路保馬乞令有司奉行朝廷元立條限及乞增置太學春秋博士緣保馬年限係朝廷先已處分并春秋博士亦非本職所當論列故罰之　環慶路經畧司言蕃官貝等討西賊獲宥州正監軍偽駙馬葉結咸明嘉勒詔具功狀以聞葉結咸明嘉勒仍押赴闕五月二十四日丙辰當考此月二十二日乙酉趙卨賞功趙卨傳元豐八年四月夏賊葉結咸明嘉勒爾重兵于賀蘭原將出盜邊卨遣將李照用蕃官歸仁各領兵三千左右分擊與耿

端彥兵四千趨賀蘭原戒端彥曰賀蘭險要過嶺則沙磧也使賊入平夏無鄉破之復遏蕃官二悉威明嘉勒屬族各與輕兵五百使從間道出賊砦後邀歸路是月與賊戰和爾平賊敗果趨平夏千兵伏發賊駭潰斬馘千生擒威明嘉勒斬首領六獲戰馬七百牛羊老幼三萬五月遷龍圖閣直學士朝奉大夫復帥延安傳盖全因范百祿所作神道碑

刑部言叙用人連遇三赦合叙三官惟遇第一赦人多赦前已歷歲月及赦文內稱特理三朞而文武臣僚叙法乃有一朞二朞一叙者欲應赦前合叙朞限已滿之人偶未投狀訣前項第一赦者先具期限次具赦恩各與叙用若訣第一次赦恩所叙期限未滿

即以赦恩敘訖仍留實歷過年月後敘收使并文武臣僚合一朞二朞一敘者赦文雖稱與理三朞止合每赦與敘一官即不在收留赦文内剩朞之限從之　司馬光上疏曰臣聞本固則末茂源濁則流渾昔仁宗皇帝擢臣知諫院臣初上殿即言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英宗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其後序曰人君之道一其德有三其志亦猶所以事仁宗也大行皇帝新即位擢臣為御史中丞

臣初上殿言人君修身治國之要其志亦猶所以事英宗也今上天降災大行皇帝奄棄天下皇帝陛下新承大統太皇太后同聽萬幾不知臣愚猥蒙訪落且愧且懼無以塞責謹復以人君修身治國之要為獻其志亦猶所以事大行皇帝也所以然者臣歷觀古今之行事竭盡平生思慮質諸聖賢之格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舉在於是不可移易是以區區首為累朝言之不知臣者以臣為進迂闊陳熟之語知臣者以臣為識天下之本源也夫治亂安危

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仁明武所出於内者也用人賞功罰罪所施於外者也出於内者雖有厚有薄有多有寡禀之自天然好學則知所宜從力行則光美日新矣施於外者施之當則保其治保其安保其存不當則至於亂至於危至於亡行之由已者也所以能當在於至明所以能明在於至公是以明君善用人者博訪遠舉拔其殊尤德行高人謂之賢知勇出衆謂之能賢不必能能不必賢各隨所長授以位任有功則賞有罪則罰其人苟賢能雖

讎必用其人茍庸愚雖親必棄賞必有所勸罰必有所懲賞不以喜罰不以怒賞不厚於所愛罰不重於所憎必與一國之人同其好惡是以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如此安有不當者乎臣故曰所以能當在於至明所以能明在於至公也昔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漢高祖知人善任使茍為不才雖見喜亦棄之茍才矣雖負販酒徒亡將戍卒亦用之此所以能奮布衣取天下也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

郎賤官也猶惜之況其貴者乎故永平之治至今稱之宋高祖事蕭太后甚孝太后欲以子道憐為揚州刺史高祖以其貪愚不許故功業之高冠於南朝唐太宗殺建成元吉而用其官屬魏鄭公王珪等與房杜無異卒得其效宣宗事鄭太后甚謹問舅鄭光以政事不能對罷其方鎮故時人稱美謂之小太宗此用人之公明者也韓昭侯惜敝袴不以賜左右之無功者漢高祖深怨雍齒而不忘其功魏太祖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

施分毫不與唐宣宗重惜服章故當時得緋紫者以為榮此賞功之公明者也豎牛殺孟丙仲任立叔孫昭子昭子數其罪而殺之孔子善其不勞丁公脫漢高祖於阨高祖以為不忠而斬之武帝妹隆慮公主且死屬其子昭平君昭平君殺人武帝流涕而誅之唐明皇弄臣王甗撽捕盜官墜馬明皇杖殺之宣宗謂樂工汝惜羅程藝我惜高祖太宗法此罰罪之公明者也臣略舉此數者以為明驗其餘在陛下博覽載籍以考之知臣所

言不為謬妄臣一夫之愚不能周知天下之務近曾上奏乞下詔書開言路伏望聖慈早賜施行并治平四年五月三日上殿劄子具録進呈乞陛下留神幸察此疏以四月二十一日上二十一日甲申也

乙酉天章閣待制知慶州趙卨為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昌州刺史劉昌祚令赴闕供職朝議大夫直集賢院知河中府范純仁為直龍圖閣知慶州卨功見四月二十一日注明年七月七日卨又遷官　朝奉郎監曹州酒

税呉安持權知滑州宰臣蔡確言安持向在京寺嘗奏論臣弟碩事坐上書不實得罪先帝用臣奏免勒停與近郡監當雖累經宥赦而差遣未嘗移改緣安持吏幹實長乞委之繁難俾得自效故有是命（王巖叟云云政目安持二十二日知滑州）淮南東路提舉常平司言皇帝登位乞依發運轉運提點刑獄官例以本司錢進奉從之　詔故樞密副都承旨張山甫任職歲久錄其子詠為右班殿直諭為三班借職女夫陶器為太廟齋郎　樞密院言府界

三路保甲兩丁之家見教人小弱或久病及除當教人外家止有病丁并第五等以下田不及二十畝者聽自陳提舉司審驗與放免詔可六月四日丙寅二十四日丙戌七月六日戊戌十二日甲辰二十二日甲寅並合參考

監察御史安惇奏伏聞成都逐年撥米三萬石賣與貧弱之人近来知府吕大防等却許官戶舉人置歷請買因縁請託𭧂此厚利顯屬僥倖伏望委官覈實審如所聞乞賜施行詔令吕大防具析聞奏此據察疏大防政目在四月二十二日今附本日不知大防分析云何當考

知成都府

呂大防奏準内臣張琳公文除十色𥿻絲來年織外所有錦𥿻絲鹿胎並依今樣織行已將未上機物帛依樣織造合行審取聖旨詔並權住織造舊録云詔知成都府呂大防所乞依樣織造錦𥿻絲鹿胎並權罷新録云詔成都府織造錦𥿻絲鹿胎並權罷從知府呂大防請也二録所書不同今從元祐密疏

丙戌晉州觀察使駙馬都尉王師約言燕國大長公主薨太常寺闕本服齊衰杖朞給假三十日緣臣忝冒寵禄悉緣主故恐難循常詔朞服依太常議特給假一年

蕃官東頭供奉官高福進戰死録其子文俊孫永德

永貴並為三班借職

#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五

宋 李燾 撰

## 哲宗

元豐八年四月丁亥太皇太后曾祖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冀王瓊追封漢王曾祖母贈冀國太夫人李氏贈漢國太夫人贈冀國太夫人李氏贈雍國太夫人祖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越王繼勲追封豫王祖母贈越國

太夫人康氏贈豫國太夫人郭氏贈吳國太夫人王氏
贈冀國太夫人父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魯王遵甫追
封兗王母贈魯國太夫人曹氏贈兗國太夫人皇太后
曾祖故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贈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兗國公敏中追封文安郡王曾祖母贈兗國
太夫人梁氏贈唐國太夫人張氏贈荆國太夫人宋氏
贈楚國太夫人王氏贈越國太夫人祖故任駕部員外
郎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衛國公傅亮追封韓國公祖

母贈魏國夫人吳氏贈韓國太夫人父故任定國軍節
度觀察留後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河内郡王經追封
益王母贈曾國太夫人李氏贈秦國太夫人張氏贈吳
國太夫人　中書省言登極赦書并今月八日朝旨民
戸欠去年夏秋税及元豐六年已前税租積欠并縁納
錢物倚閣税等乞並特除放從之　詔諸民戸欠元豐
七年已前常平免役息錢各特減放五分買撲場務佃
賃田宅空地出限當罰錢調春夫河防急夫開修京城

壕及興水利夫罰錢役人誤給工食錢亦並除放　又
詔遣鄜延路第一副將李浦專捕陜西京西路軍賊王
冲仍令選募膽勇兵員三五百人每五十人許不拘常
制抽差武勇使臣一名部押不以遠近襲逐每三日一
具捉殺次第急傳以聞其捕盜官及已差任青等並聽
浦指揮如有怯懦逗留畏避仰浦選使臣代之仍牒所
屬劾奏當議重行處斷李浦給中等支賜并所差使臣
並給驛券遞馬兵員給口劵外兵級人給錢一千人員

人給錢二千日支食錢五十人員以次增給之其器甲於所在選借六月十七日獲沖　詔知邵州關杞選一官以杞招納芙蓉石驛浮城界溪等處人戸歸化及臨口等處築寨鋪有勞故也又詔杞所保明乞推恩人係優等者各與遷一官餘減年磨勘及支賜有差　詔誠州天村大由所建寨堡各以地名為額從知誠州周士隆之請也

戊子尚書省言諸處獲盜有已經殺人强姦及元犯强

盜貸命斷配之人再犯捕獲有司以事發涉疑例用知人欲告或按問自首減免法且律文知人欲告及按問欲舉自首之類減等斷遣者為其情非巨蠹有改過自新之心故行寛貸今已上情理與餘犯不同難以一例減等欲乞諸强盜已殺人并强姦或元犯强盜貸命若持仗三人以上知人欲告按問欲舉而自首及因人首告應減者並不在減等之例從之舊録云先是熙寧初王安石引知人欲告減等律無巨蠹不減之文與司馬光爭議久之其後卒從安石議全貸者衆至是姦臣欺罔改焉新録辨曰臣

下各以所見為朝廷議法耳非欺罔也自先是熙寧至欺罔改馬五十字並删去明年二月末范純仁奏當考

己丑三省樞密院言續討論垂簾故事儀注應合告謝臣僚並垂簾日引依閤門見行儀令從之　雍王顥曹王頵上表辭賛拜不名五日一朝見於内中如見大長公主之儀詔不允

庚寅尚書省奏刑部言今年正月九日赦書叙法未復舊官者滿三朞聽一叙即已得正官者每叙轉官如選人到銓日及年限即更與叙用按選人常叙如未復舊

資須一任回到吏部日及年限方許再敘今非次赦恩特理三朞欲不以到部為限並與併敘內見任人據所敘官資與寄理仍支所敘官俸從之　供備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文貽慶為奉議郎都官員外郎貽慶彥博第二子

司馬光上䟽曰臣竊見先帝聰明睿智勵精求治思用賢輔以致太平委而任之言行計從人莫能間雖周成王之任周公齊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任樂毅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能及斯不世出之英主曠千

載而難逢者也不幸所委之人於人情物理多不通曉不足以仰副聖志又足已自是謂古今之人皆莫已如不知擇祖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謀以啟迪清衷佐佑鴻業而多以已意輕改舊章謂之新法其人意所欲為人主不能奪天下莫能移與之同者援引登青雲與之異者擯斥沉溝壑專欲遂其狠心不顧國家大體人之常情誰不愛富貴而畏刑禍於是搢紳士大夫望風承流競獻策畫務為奇巧捨是取非興害除利名為愛民

其實病民名為益國其實傷國作青苗免役市易賒貸等法以聚斂相尚以苛刻相驅生此厲階迄今為梗又有邊鄙之臣行險徼幸大言面欺輕動干戈妄擾蠻夷夫兵者國之大事廢興存亡於是乎在而其人茍營一身之官賞不顧百姓之死亡國家之利病輕慮淺謀發於造次御軍無法僅同兒戲深入敵境坐守孤城糧運既竭狼狽奔潰築塞極邊功猶未畢輕敵不備闔城塗地使兵夫數十萬暴骸於曠野資仗巨億棄捐於異域

又有生事之臣欲乘時干進建議置保甲戶馬保馬以資武備變茶鹽鐵冶等法增家業侵街商稅等錢以供軍須遂使九土之民失業困窮如在湯火此皆羣臣躁於進取惑誤先帝使利歸於身怨歸於上非先帝之本志也臣荷先帝大恩常思報效嚮在朝廷之時屢言新法非便觸忤權貴冒犯衆怒爭辨非一先帝憐其孤忠不以為罪仍蒙寵擢寘之樞廷臣以所言未行力辭不受臣非惡富貴而好貧賤正欲感寤先帝知臣為國不為身

庶幾采納狂瞽使百姓獲安基扃永固而已既又自乞
冗官退伏閭里雖身處於外區區之心晨夕寤寐何嘗
不在先帝之左右所以不敢自赴闕廷如此之久者亦
猶辭樞廷之志也熈寧七年歷時不雨先帝遇災而懼
深自刻責誕布詔書廣開言路臣當是時不勝踴躍極
有開陳而建議之臣知所立之法不合衆心天下之人
必盡指其非恐先帝覺寤而已受誤國之罪伏欺罔之
刑乃勸先帝繼下詔書言新法已行必不可動臣之所

言正為新法若不可動臣尚何言自是閉口不敢復預
朝廷議論十有一年矣然每覩生民之愁怨憂社稷之
阽危於中夜之間一念及此未嘗不失聲拊心也葵藿
之志猶望先帝一賜召對訪以外事得吐心極言退就
斧鉞死無所恨不意上天降禍先帝升遐臣之寸誠無
由披露鬱抑憤懣自謂終天及奔喪至京乃蒙太皇太
后陛下特降中使訪以得失是臣積年之志一朝獲伸
感激悲涕不知所從顧天下事務至多臣思慮未熟不

敢輕有條對但乞下詔使吏民皆得實封上言庶幾民
間疾苦無不聞達既而間有旨罷修城役夫撤詗邏之
卒止御前造作京城之人已自歡躍及臣歸西京之後
繼聞斥退近習之無狀者戒飭有司奉法失當過為煩
擾者罷物貨等場及民所養户馬又寛保馬年限四方
之人無不鼓舞聖德傳布一日千里頌嘆之聲如出一
口溢於四表乃知太皇太后陛下深居禁闥皇帝陛下
雖富於春秋天下之事靡不周知民間衆情久在聖度

四海羣生可謂幸甚凡臣所欲言陛下畧已行之臣猶

慢之罪實負萬死夫為政在順民心苟民之所欲者與

之所惡者去之如決水於高原之上以注川谷無不行

者苟或不然如逆阪走丸雖竭力以進之其復走而下

可必也今新法之獘天下之人無貴賤愚智皆知之是

以陛下微有所改而遠近皆相賀也然尚有病民傷國

有害無益者如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皆當今之急務

釐革所宜先者臣今别具狀奏聞伏願決自聖志早賜

施行議者必曰孔子稱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彼謂無害於民無損於國者不必以巳意遽改之耳必若病民傷國豈可坐視而不改哉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蠱者事有蠱敝而治之也幹父之蠱迹似相違意則在於承繼其業成父之美也又曰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裕者益饒之名也若不忍違異益父之過

往而不反未為得宜也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笞者始得全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天下困獘盜賊羣起昭帝用賢良文學之議而罷之後世稱明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悉禁止罷遣之時人望致太平德宗晚年有宫市五坊小兒暴横為民患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皆罷之中外大悅是皆改父之政而當者人誰非之哉况先帝之志本欲求治

而羣下干進者競以私意紛更祖宗舊法致天下籍籍如此皆羣臣之罪非先帝之過也為今之計莫若擇新法之便民益國者存之病民傷國者悉去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廷子愛黎庶之志吏之苛刻者必變而為忠厚民之離怨者必變而為親譽德業光榮福祚無窮豈不盛哉夫天子之孝在於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儻措置如此歡心孰大焉事親孰備焉不然今幅員之内所在嗷嗷有倒垂之急延頸傾耳以俟改法庶得蘇息若

朝廷不以為意曰復一日萬一遇千里之蝗旱公私匱竭無以相救失業之民蜂起為盜安知無奸雄乘之而動則國家有累卵之危中書剛曰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朝廷當此之際解兆民倒垂之急救國家累卵之危豈暇必俟三年然後改之哉況今軍國之事太皇太后陛下權同行處分是乃母改子之政非子改父之道也何憚而不為哉惟聖明裁察其乞罷保甲曰臣竊以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

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
講武不妨稼穡自上世相承習以為常民不驚擾自兩
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
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以為保甲皆授
以弓弩教之以戰陳是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来又令
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
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關預每一丁教閱一
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堋除草為名日聚教

場得賂則縱之不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盡廢也自唐開元以來民兵法壞戍守戰攻盡募長征兵士民間何嘗習兵夫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國家承平百有餘年四夷順服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一旦畎畝之人忽皆戎服執兵奔馳滿野見者孰不驚駭耆舊歎息以為不祥事既草創調發無法比戸騷擾不遺一家又巡檢指使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正保長依倚弄權坐索供給多責賂遺少不副意妄加鞭撻蠶

食行伍不知紀極中下之民罄家所有侵肌削骨無以供億愁苦困弊靡所投訴流移四方襁屬盈路又朝廷時遣使者偏行按閲所至犒設賞賚靡費金帛以巨萬計此皆鞭撻平民銖兩丈尺而斂之一旦用之如糞土而鄉村之民但苦勞役不感恩澤臣不知設保甲於農民之勞既如彼國家之費又如此終將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盜賊衛鄉里則何必如此之多若使之戍邊境征敵國則彼國之民以騎射為業以攻戰為俗自幼及長

更無他務中國之民生長太平服田力穡雖復授以兵械教之擊刺在教場之中坐作進退有似嚴整必若使之與敵人相遇旗䝉鼓之鳴鏑始交其奔北潰敗可以前料決無疑也是猶驅群羊而戰豺狼也當是時豈不誤國事乎又悉罷三路巡檢下兵士及諸縣弓手皆易以保甲令主簿兼縣尉但主城市以裏其鄉村盜賊悉委巡檢而巡檢兼掌巡按保甲教閱朝夕奔走猶恐不辦何暇逐捕盜賊哉又保甲中往往有自為盜者亦有

乗保馬行刼者然則設保甲保馬原為除盜乃更資盜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可畏非民夫川涸魚逝林燔鳥飛民喪其生業無以自存赴訴不受失其所依安得不去而為盜哉自教閲保甲以來河東陜西京西盜賊已多至敢白晝公行入縣鎮殺官吏官軍追討經歷歲月終不能制況三路未至大饑而盜賊已昌熾如此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而失業飢寒武藝成就之人所在蜂起以應之其為國家之患可勝言哉此非小事

不可以忽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為生是驅民為盜也使比屋習戰勸以官賞是教民為盜也又撤去捕盜之人是縱民為盜也謀國如此果為利乎害乎且嚮者干進之士說先帝以征伐四夷開邊拓土之策故立保甲戶馬保馬等法近者登極赦書節文云應緣邊州軍仰逐處長吏并巡檢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戶不得侵擾外界務要靜守疆埸勿令騷擾此葢聖意欲惠綏殊方休息中國遠近之人孰不歸戴然則保甲戶馬復何所

用哉今雖罷戶馬寛保馬而保甲猶存者蓋未有以其利害之詳奏聞者也臣愚以為宜悉罷保甲使歸農召提舉官還朝量逐縣戶口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略依縁邊弓箭手法許蔭本戶田二頃悉免其稅役除出賊地分嚴加科罰及令出賞錢外其賊發地分更不立三限科校但令捕賊賞給若獲賊數多及能獲强惡賊人者各隨功大小遷補職級或補班行務在優假弓手使人勸募然後募本縣鄉村戶有勇力武藝者投充計即今

保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多願應募若一人闕額有二
人以上爭投者即委本縣令尉選武藝高强者充或武
藝衰退者許他人指名與之比較若武藝勝於舊者即令
充替其被替者更不得蔭田如此則不必教閲武藝自然
精熟一縣之中其壯勇者既為弓手其羸弱者雖使為盜
亦不能為患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按察令佐有取
舍不公者嚴行典憲若召募不足即且於鄉村戶上依
舊條權差候有投名者即令充替其餘廵檢兵士縣尉

弓手耆長壯丁逐捕盜賊並乞依祖宗舊法又乞罷免役曰臣竊以百姓出力以供在上之役蓋自古及今未之或改熙寧中執政者以為百姓惟苦差役破産不憚增稅乃請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僱人充役按因差役破産惟鄉户衙前有之自餘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户長壯丁未聞破産者也其鄉户衙前所以破産者蓋由山野愚戇之人不能幹事使之主管官物或因水火損敗或為上下侵欺是致欠折備償不足有破産者至於

長名衙前久在公庭勾當精熟每經重難差遣積累分
數别得優輕場務酬奬往往致富何破産之有夫差役
出於民錢亦出於民今使民出錢雇役何異割鼻飼口
朝三暮四於民何所利又嚮者役人皆上等户為之其
下等單丁女户及品官僧道本来無役今更使之一槩
輸錢則是賦歛愈重非所以寛之也故自行免役法以
来富室差得自寛而貧者困窮日甚殆非所以抑兼并
哀惸獨均賦役也又監司守令之不仁者於雇役人之

外多取羡餘或一縣至數萬貫以冀恩賞規進取不顧為民世世之患又國家舊制所以必差青苗户充役人者為其有莊田家屬有罪難以逃亡故頗自重惜今雇浮浪之人充役常日恣為不法一旦事發單身竄匿何處州縣不可投名又農家所有不過穀帛與力自古賦役無出三者自行新法以来青苗免役錢及賦斂多責見錢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外求豐歲穀賤已自傷農況迫於期限不得半價盡糶所收未能充數家之餼

糧不暇更留若值凶年則又無穀可糴人人賣田無所可售遂至殺牛賣肉伐桑鬻薪來年生計不敢復議此農民所以重困也又錢者流通之物故謂之泉布比年以來物價愈賤而閭閻益困所以然者錢皆聚於官中民間乏錢貨重物輕設有人鬻薪糴米米價雖賤薪價亦賤故也臣愚以為宜悉罷免役錢其州縣諸色役人並依舊制委本縣令佐揭簿定差替見雇役人其衙前先召募人投充長名召募不足然後差鄉村人户每經

歷重難差遣依舊以優輕場務充酬獎所有見在免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以戶口為率存三年之蓄有餘則歸轉運司凡免役之法縱富强應役之人征貧弱不役之力利於富者不利於貧者及今耳目相接猶可復舊若更年深富者安之民不可復差役矣又乞罷將官曰臣伏以州縣者百姓之根本長吏者州縣之根本根本危則枝葉何以得安故自古以來凡置州郡必嚴其武備設長吏必盛其侍衛非以重其權驕其人也乃所

以安百姓衛朝廷也秦懲周室榦弱枝强之獘既滅六國以為天下不復用兵雖分三十六郡置郡守吏以御史監之隳名城銷兵器束以苛法舉動施為皆不得自專是以陳勝吳廣以匹夫奮臂大呼郡縣莫能制多殺長吏以應之雖由其殘虐取亡亦守令無權無兵之所致也晉武帝平吳亦以為天下既壹兵無所用悉去州郡兵陶璜山濤皆言州郡武備不可廢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不能擒制天下遂大亂夫兵

者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誰能去兵州縣無虞則國家安矣州縣不守則國家危矣臣竊見國朝以來置總管鈐轄都監押爲將帥之官凡州縣有兵馬者其長吏未嘗不兼同管轄盖知州即一州之將知縣即一縣之將故也先帝欲征伐四夷患諸州兵官不精勤訓練士卒懈弛於是有建議者請分河北陜西河東京東京西等路諸軍若干人為一將别置將官使之專切訓練其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關預及有差使量留

羸弱下軍及剩員以充本州官白直及諸般差使其餘禁軍皆制在將官專事教閱臣愚以為職事修舉在於擇人不在設官苟不得其人雖將官亦何所為况今之將官即向之為總管等者也豈為總管等則不能舉職為將官乃能舉職乎此徒變易其名無益事實非惟無益兼復有害凡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於州縣之吏及總管等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不得差使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

宿街市巡邏亦皆乏人雖於條許差將下兵士而州縣不得直差須牒將官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制禦姦宄哉又頃歲以來自轉運司知州以下白直及迎送之人日朘月減出入導從本為蕭條供承荷擔有所不給觀望削弱無以威服吏民臣略舉目覩一事以證其餘西京城郭周數十里卑薄頹闕犬豕可踰又瀍洛二水交貫其中每夜諸門扃鐍雖嚴而灘流之際人皆可以平行往來

其屬水南北廵檢下所管兵士除出軍外餘數不多通判以下諸官白直来往防送倉庫守宿街市廵邏盡出其間向者先帝違豫勑西京留守親詣嵩山起建道場其將下禁軍充白直者於條皆不得出城經宿所留者剩員七八人而已西京天子别都也其守禦不固如此留守前宰相重官也其侍衛單寡如此況僻小州縣其守禦之備侍衛之衆可知矣萬一有凶狡之賊驅烏合之衆突入城邑或戕賊長吏以焚燒廬舍殺掠吏民將

何以制之哉此則天下太平之久習俗淳厚羣心安固賊不測虛實膽智怯弱故未敢為之耳豈可忽略謂之必無而不為之備哉今獨緣邊州軍城隍完固士卒衆多可以守禦自餘腹内州縣既無深溝髙城又乏士卒羣盗猝至何以責其竭節守義不棄城竄匿或以酒食迎賊以甲兵獻賊斂民財以賂賊者乎羣盗尚爾况敵人傾國大舉長驅而来者哉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兵法曰不恃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

犯國家豈可恃即日平寧晏然髙枕不以為慮謂其必不敢来乎臣愚以為河北陜西河東京西等路腹内州縣宜以漸俟豐年農閑之際委提點刑獄與本處長吏相度各修築所治之城州城稍髙縣城次之不必廣大所以然者髙則難踰小則易守故也其縁邊屯駐兵士遇春夏無事之際委經略安撫使與轉運使公共商議量減放歸住營州軍或於内地就糧勿聽怯懦將帥多有虚占以自守衛其腹内州軍量其大小緊慢大藩常

留千餘人小州亦留數百人不得差發往別州軍見兵不足即時招添悉罷將官其逐州縣禁軍並委長吏與總管等同共提舉教閱及諸處差使其有不能精勤致士卒懈弛者委提點刑獄常切按察聞奏嚴行責降仍令逐州各選有勇力武藝之人充弓手以守衛城邑討捕盜賊其州縣吏所給白直迎送之人皆如嘉祐編勅以前之數如此力可以守然後遇寇盜之至責其棄城等罪而誅之彼亦甘心矣

孫升君孚談圃云温公大更法令傅欽之蘇子瞻嵇言宜

慮後患温公起立拱手仰視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二人語塞而去方其病也猶肩舁見呂申公議改都省臨終牀簀蕭然惟枕屏有役書一卷按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邵伯温亦載此語但不載語誰今附元祐元年九月一日温公卒時因光以母改子并附注於此

是月承事郎司馬康為祕書省正字以康與修資治通鑑故也此據康所授正字告舍人錢勰行詞曰名臣之子涵濡義訓細書來上豫有勤勤擢陞書省益思淬礪范祖禹銘康墓云以韓絳薦擢正字元年五月二日遷校書

朝奉郎新知淄州趙子幾提舉崇福宫言者論子幾風疾昏耄不可復授以郡故也密疏四月事

監察御史安惇奏訪聞荆湖南北兩路採買修京城木植内

侍髙品甘承立於遞路製造上供生活以和雇為名强役工匠非法殘害死者甚衆加以藉勢營私為害不一方朝廷以忠厚之政子養萬民而承立小臣敢肆貪暴公議不容伏望聖慈委官審察如有實乞賜施行詔令荆湖北路轉運司體量詣實聞奏容疏四月事今附月末六月二十四日押承立赴湖北取勘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六 七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閔思誠

謄錄監生臣黃維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六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豐八年五月癸巳朔中大夫寶文閣待制錢暄卒

甲午詔太皇太后母韓國太夫人凡給賜倍常儀　皇

城使滎州團練使知府州兼河東第十二將折克行言

率兵入西界夜戰翌日克捉崇儀副使權管勾麟府路

軍馬公事邢佐臣言第一將訾虎率兵入西界聚星泊滿朗戰勝獲首四百級偽鈐轄一人詔有功當賞者經略司書空名遷官宣劄行賞自朝廷推恩即具功狀以聞（四月十七日出兵）昭宣使昌州刺史入內押班梁從吉代宋用臣提舉皇城

乙未禮部言貢院以合格進士鄭奕江嶼劉正夫入章犯高宛王諱駮放丙申太皇太后曰此舉人未通知特與收録蔡確曰法當黜以事初過誤恕之足彰盛德乃

聽依例附牓末正夫衢州人　詔曰蓋聞為治之要納諫為
先朕思聞讜言虛已以聽凡内外之臣有能以正論啓
沃者豈特受之而已固且不愛髙爵厚禄以奬其忠設
其言不當于理不切于事雖拂心逆耳亦將欣然容之
無所拒也乃若隂有所懐犯非其分或扇揺機事之重
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
則衒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審出於此而不懲艾必
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顧以即政

之初恐羣臣未能遍曉凡列位之士宜悉此心務自竭盡朝政闕失當悉獻所聞以輔不逮宜令御史臺出榜朝堂

舊錄云上新即位姦人乘隙誣謗宰臣蔡確患之請降是詔然其後上書詆訕無復忌憚臣等辯曰哲宗新即位司馬光上言近年以來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為智以危言正論為狂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澤壅而不下達請明下詔書廣開言路從之時用事之臣方持兩端而草詔者希望風旨名曰求言而寔設六條以拒之會光入覲止以詔書示之光上疏言詔書求諫而逆以六事防之未幾果別下詔今實書其事自上新即位至無復忌憚三十一字並去之

詔新知陳州資政殿學士中大夫司馬光過闕令入見先是光又上疏乞開言路曰臣

昨在京師伏蒙太皇太后不以臣愚疎無取遣使訪以得失豈惟微臣有千載一遇之幸中外聞之踴躍相慶以為言路將開下情得以上通太平之期指日可待也當是時臣未暇備論天下之事先陳所急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以近歲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為智以危言正論為狂故閭閻愁苦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已繁宜下詔書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有知朝廷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

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退其義精當者行其言而顯其人狂愚鄙陋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又於四月二十一日復上言皇帝陛下初即政於用人賞罰尤不可不當夫諫諍之臣人主之耳目也不可一日無之說命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設有人閉目而塞耳跣足而疾趨前遇險阻能無傷乎賈山有言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進况震之以威壓

之以重乎頃者王安石秉政欲蔽先帝聰明專威福行私意由是深疾諫者過於仇讐嚴禁誹謗甚於盜賊是以天下之人以言為諱百姓愁苦無聊靡所控告致怨謗之語上及先帝臣常痛心泣血思救其失是故首乞下詔開言路以通下情臣謂羣臣苟有肯進言者陛下必加褒擢以勸來者此乃古人市駿骨揖怒蛙之意也名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皇帝陛下新即位太皇太后陛下初垂簾天下之

人莫不屬目傾耳臣自到西京以來朝夕伏聽朝廷惟新之政以為必務明四目達四聰以發天下積年憤鬱之志令開言路之詔既不聞須於四方而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京不可不並置三衙管軍臣僚水部員外郎王諤乞令依保馬元立條限均定逐年合買之數又乞令太學增置春秋博士使諸生肄業朝廷以非其本職而言各罰銅三十斤臣忽聞之悵然失圖憤邑無已臣非私於二人直於朝廷惜治體耳夫阿意箝口容身竊祿此

小臣之利也威福在已人莫敢言此大臣之利也然民怨於下而不聞國家阽危而不知於陛下有何利哉彼宋彭年王謌臣素不識不知其人為賢為不肖但惜陛下臨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事獲罪臣恐中外聞之忠臣解體直士挫氣欲仕者斂冠藏之欲諫者咋舌相戒則上之聰明猶有所不昭下之情偽猶有所不達太平之功尚未可期也宋彭年所言雖不識事體但當寢而不行亦不宜加罪至如孔子作春秋為萬世法王安石

秉政輒黜之使不得與諸經並列於學官學者毋得習以為業王諤所言未至不當乃以越職為罪古者置諫鼓設謗木詢於芻蕘未聞有位於朝而以言事為越職者也若當職之人既不肯言不當職之人又不得言則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其政治利病天子深居九重何由得聞之哉昨日進奏院遞到告身差臣知陳州然則臣自今於一州之外言及他事亦為越職何敢言矣今二臣之罰既不可追伏望陛下如臣前奏下詔不以有官

無官當職之人皆得進言擇其可取者微加旌賞使天下之人知朝廷樂聞善言不惡論事無可取者寢而勿問庶幾願納忠之人猶肯源源而來也臣秉賦愚戇文學政事皆出人下惟不識忌諱不阿權貴遇事妄言無所顧避以此苟知於累朝見稱於衆人若亦不得言則無所復用於聖世矣上孤太皇太后陛下下問之意下負微臣平生願忠之心内自痛悼死不瞑目臣久忝便安今朝廷授以名藩義不敢辭見牒本州索遠接公人

起發赴任次到官之日但勉竭疲駑恪勤本職茍力所不逮伏須罪戾而已於是令光過闕入見光此疏不得實日因令光入見故附載元祐察疏以為元豐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奏此

贈皇太妃曾祖任百祥祖士清父廷和太子太保太傅太師繼父故供備副使朱士安開州刺史　詔自今門下中書外省尚書省左右司樞密院承旨司遇大忌及早出並隨執政官內有兼局者自依別條　詔罷歲運糧一百萬石赴西京先是導洛通汴舟楫可入洛詔運東南粟以實洛下至

是戶部奏罷之呂大防政目云宋用臣奏先準旨運糧百萬石赴西京候一年取旨詔罷運

戶部侍郎李定奏先奉旨令臣取索都提舉汴河堤岸司所管事件聞奏又奉旨專切提舉京城所管課利事件令臣一就取索令具到提舉汴河堤岸司專切提舉京城所管課利事件諸汴河堤岸及房廊水磨茶場京東西沿汴船渡京岸朝陵船廣濟船渡京城諸處房廊四壁花果水池冰雪窖菜園並依舊萬木場天漢橋及四壁果市京城豬羊圈東西麪市牛圈垜麻場肉行西塌場各

廢罷令賈種民等依罷物貨場已得指揮堆垜般運東南及西河客人物貨亦廢罷其見管官吏人等并京東西收力勝殘並仰賈種民等一就相度措置聞奏洛口兩岸灘地令提舉京西北路常平張綬相度措置奏聞其依舊去處已前并向去及廢罷寨名所收課利並於内藏庫送納别作帳椿管以備朝廷支用此據密疏增入四月八日辛未初令李定條析綏言洛口兩岸灘地除係官者量減二分租錢外餘依舊輸税從之此據舊録增入密疏無之舊録云詔都提舉汴河堤岸司及京城所管課

利場地並罷洛兩岸灘地令提舉京西北路常平張綬措置以聞綬言云云從之今別修如上政目云罷萬木場果子市豬羊圈垛麻場麪市肉行西塌場又七月十八日可考

丙申上批太皇太后母韓越國太夫人李氏舊請新添通計逐月料錢一百五十貫文春冬衣各一百疋冬衣綿三百兩聖節粧粉錢一百貫文夏衣大物七十疋冬節雜劇錢一百貫文南郊回賜生白絹二百疋銀二百兩自今並增一倍御集五月四日御札

監察御史黃降為殿中侍御史此據政目中丞黃履言降行誼端方文學該贍乞就

遷言職故也此據元祐密疏

丁酉以十二月八日爲興龍節上實七日生避僖祖忌故改焉禮部言按太廟七世八室國朝已有定制請奉大行皇帝神主於太廟第八室翼祖皇帝爲祧主廟當遷請依禮制奉翼祖簡恭睿德皇帝簡穆皇后劉氏神主藏於西夾室居順祖皇帝惠明皇后遷主後室之次仍令侍制以上及祕書省長貳參議詔恭依

戊戌詔責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蘇軾復朝奉郎

知登州自黄移汝在七年正月二十一日 降授左衛將軍西京安置郭逵復左屯衛大將軍致仕逵安置在熙寧十年七月 右監門衛將軍潁州安置王銑免安置許在京居住 郢州團練副使髙遵裕復右屯衛將軍管勾西京中嶽廟任便居住遵裕以五年正月十八日責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本傳云久之許從便居當即此時也靖康初諸王府賛讀江端友上書其畧云初元豐中髙遵裕大敗於靈武責散官安置未幾神宗崩哲宗嗣位宰相蔡確以髙遵裕者宣仁族叔也即建請牽復以恱宣仁之意而不知宣仁之不私其親也宣仁簾中宣諭曰遵裕喪師數十萬先帝緣此震驚邑邑成疾以至棄天下今肉未寒吾豈忍遽私骨肉而忘先帝乎即日批出曰遵裕得

罪先帝今來垂簾凡高氏推恩獨不可及遵裕確謀大
沮後確責知安州作詩詆訕坐貶新州而邢恕乃確之
心腹也偶與遵裕之子士京中山同官遂以垂簾時不
推恩舋復事激怒之上書言王珪曾遣遵裕之子士充
來議策立事遵裕斥去之士京庸懦不識字實恕教之
爲書士充疏遠小臣素不識珪珪安得與之議及社稷
大計又何從輒通宮禁語言且上書時珪士充遵裕亦
皆死矣何所考案江端友書詳見邵伯温辨誣邵伯温
辨誣云邢恕教高士京上書論其父遵裕臨死時屏左
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士充來問我曰不
知皇太后欲立誰我斥士充去恕曾不考遵裕既坐知
慶州日靈武喪師貶散官神宗以皇太后故免安置留
京師宣仁尤不喜遵裕雖該哲宗登極恩亦不許敘又
安能預策立大計也按遵裕實以八年五月六日復右
屯衛將軍策立大計遵裕固不能
預矣所稱不許敘官更須考詳

已亥詔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禄大夫兼侍讀呂公著乗傳赴闕

庚子朝奉大夫提舉京東路保馬兼保甲霍翔知密州同管勾京西路保馬兼保甲吕公雅知濠州　承議郎程顥為宗正寺丞此據政目　詔提舉汴河堤岸司隸都水監專一製造軍器所隸軍器監舊録云先帝導洛入汴繕完戎器於無事之日皆專置司事得以舉至是歸之有司新録辯曰導洛水造軍器此非人君必躬必親之事先帝既置司何嘗不歸之有司耶始則專置一司得以覈實事既就緒當有統屬故各歸所隸是亦先帝之意也自先帝導洛至歸

之有司二十九字並刪去

詔皇城使坊州團練使太原府路鈐轄專管勾麟府路軍馬事張之諫降充鄜延路都監以內藏庫使康州刺史太原府路都監兼河東第一將訾虎代之本路經畧使呂惠卿言之諫措置乖方與諸將不叶故也元祐元年六月劉摯劾呂惠卿違詔舉兵之諫言具不可故惠卿奏黜之之諫當考

戶部狀檢會條勑諸路各量閑要州縣興置市易抵當僻小縣分不可興置處不置看詳上件指揮止云僻小縣分不置即慮其間亦有僻小州郡及雖不係僻小却别

無出産物貨不係商賈買賣去處須當一例興置不惟所收息課不多虚有支破人吏請給兼恐監司專以趂辦息課别致拘攔阻抑民旅在市買賣及諸般違礙誠為未便欲乞下諸路提舉常平司委自本司官躬親逐一體量及將自置市易抵當已来所收息數㑹較支費如内有閑僻或不産貨物不係商賈買賣委實不銷興置去處並具詣實保明申部看詳廢罷從之五月八日指揮法冊有此合增入八月八日可考

壬寅詔以築熈蘭通遠軍城堡成賜熈河蘭會路經畧安撫制置使李憲銀絹各一百五十匹兩權管勾熈河蘭會路經畧安撫司權發遣熈州趙濟銀絹各一百匹兩仍各降詔奬諭　詔科場推恩依治平四年故事正奏名進士諸科吏部給勑誥優牒特奏名中書給勑誥優牒熈寧中悉罷今復之

甲辰詔門下侍郎章惇書受命寶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為文　朝請郎太府少卿宋彭年提㸃江南西路刑獄

詔京東西路提點刑獄李宜之體量都轉運司收出剩減價支預買錢及大秤炭虧車戶等又詔吳居厚吕孝廉並取勘二事並據政目范純粹奏議可考　詔御史中丞黃履舉堪充監察御史二員以聞　河東節度使守太師致仕文彦博言乞免兩鎮恩命或以霈恩之行止乞加臣食邑實封從之仍令學士院降詔四月十四日不許　詔知邵州關杞保明到招納芙蓉石驛浮誠等峒人戶歸明其開路採木獻田等有勞効者凡三百三十三人並轉資賜錢

帛有差以新歸順蕃部伏㗫為下班殿侍

丙午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呂公著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　河東轉運提舉司言乞依威勝軍奏復置遼州從之　府界提點范峋步軍副都指揮使苗授開封府推官王同老坐京城西壁等壕河有開淺虧功擅令人出備夫錢等第罰金政目云令開濠夫數工出錢三百文是日酉時地震即止　詔府界三路巡尉弓兵並依保甲未行以前復置此據呂大防政目元年二月二日所書增入乃八年五月十四日指揮也

戊申詔舉察福建路前差監察御史黄降可改差比部員外郎宇文昌齡其荆湖南路就差舉察江南西路監察御史陳次升兼領四月十四日差降及次升五月四日降改殿中七月二日張汝賢替昌齡

鄜延路經略司言擒獲西界鈐轄鄂斡伊特詔送江南覊管

己酉詔右僕射蔡確權領山陵使事以王珪病也

庚戌金紫光禄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岐國公王珪卒輟視朝五日初贈太尉再贈太師謚文恭禮

部言當舉哀成服詔以大行在殯罷之罷成服在二十八日庚申今並書賜謚孫覺有言當撿附珪自輔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守成而已時號為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又云領聖旨既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故也舊傳云珪議論平恕畏遠權勢引拔賢俊世莫知之珪嘗三薦張璪不用珪曰璪果賢陛下未嘗用以為不賢讒也臣恐士弗得進矣臣為宰相三薦賢三不用臣失職請罷神宗喜曰宰相當如是朕以試卿卿德不回朕復何慮珪為人寛抑不忤然至義理所在不可奪神宗欲遷内侍李憲珪奏非祖宗故事陛下獨不監漢唐之亂乎神宗批旨付珪獎之因令永為甲令世世守之自輔政至宰相十六年終始不懈舊傳不知出誰手蓋多

訣辭新傳雖削去引援賢俊世莫知之猶存薦張璪事不知珪果能辨此否已於璪參政時辨之又削去為人寛抑不忤然至義理所在不可奪猶存遷李憲事不知神宗欲遷憲何官而珪爭不可永為甲令又不知是何等事也章惇作珪挽辭亦載罷憲內職由珪及惇奏請恐珪及惇未必敢拂神宗意其後姑借此以迎合太皇太后耳憲罷內職時亦已辨之當考神宗親札御集又不編入不得不疑耳三百宰相據鮮于綽傳信記綽又載珪數事今附見于此更俟參詳修入綽云二府中無土地祠而每位有不動尊佛堂蓋天王也大抵京師官府多塑天王如開封麴院之類皆如此王禹玉在兩府凡十餘年薨後有輕薄子戲為挽祠有東府自來無土地直須正授不須權蓋謂此也其全篇云太師贈諾子孫煎身後無名只有錢咕喏佞翻王特進孜孜留得宋昭宣攔干井上休言戲政事堂中不計年東府自來無土地直須正授不須權太師禹玉贈官元豐末經顧命

子孫陳乞皆援韓忠獻例故有子孫煎之句王特進謂介甫宋昭宣用臣也欄干井戲傅者謂親黨有勸乞出者禹玉云井子上欄干不是作劇處輕薄子為此詩納於獻紙贈箱中達之王氏子孫追尋不復知其誰何投牒開封乞根治府尹出牓立賞告捉竟不獲而詩因此大播有疑說諢話張山人為之者府尹呼詰之張山人沉吟曰此非某所能某尋常只是皷合聚市井小人戲笑那裏做得他恁地著題官府為之閧笑又云禹玉自熙寧中拜相神宗聰明睿智以臨臣下新法百度已就禹玉無所建明但守成而已執政日久人有干羨遣者每唯諾之而實無薦引也時人為之語云禹玉禹玉精神滿腹除却脫空十相具足又謂之三旨宰相云

詔奉議郎吏部員外郎文及直龍圖閣知同州承事郎將作監主簿文永世侯寺監丞有闕差及永世皆彥博

子以彦博乞免兩鎮節度使故有是命郎官除職自及始　樞密院言中書省已得旨應今年正月九日赦前衝替人係事理重者減為稍重稍重者減為稍輕及差替者便與差遣本院欲應武臣任六等差遣見降者未牽復本等人如該正月九日并三月一日赦每赦與復一等仍令刑部檢舉從之　詔修京城使臣五十七員可罷四十七員此據政目十八日事

癸丑尚書省奏刑部言合叙用人年七十以上者各乞

除叙法所得名目致仕内贓罪人仍不再叙未復舊官人願未叙者聽從之　龍賜州及監州知州彭允宗等四人各遣人修貢

丙辰正奏名進士劉逵等五百七十五人特奏名八百四十七人並釋褐武舉進士三十九人並賜袍笏銀帶逵隨州人也政目於五月六日書放進士焦蹈以下登科記焦蹈第一人劉逵乃第二人不知何故焦蹈獨不釋褐逵與倪直侯注越州青州判官推官在七月二十三日今并附此　刑部言趙譽等坐父世居常謀不軌除名停降鐶閑就增屋居

之
環慶路經略司蕃部巡檢貝等領兵入西夏界至和爾原與賊戰有蕃弓箭手索幹昌愛獲西界宥州正監軍偽駙馬葉結威明嘉勒其人乃任事酋首乞優賞之詔索幹昌愛各轉三資賜絹五十匹四月甲申當考
荆湖北路鈐轄轉運司言辰州江外生蠻覃仕穩等乞納土歸明望許依辰州熊皐所申事理招納詔荆湖北路不得妄有招納致生邊事　正議大夫新知杭州呂公孺為龍圖閣直學士知鄆州　正議大夫戶部侍郎

李定承議郎給事中兼侍講蔡卞奉議郎起居舍人朱服各降一官坐知貢舉日開寶貢院遺火權知開封府蔡京判官胡及推官李士良各罰銅八斤坐救火延燒寺延及人口雖會赦特責之也

戊午通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確守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韓縝守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殿中侍御史黄降言縝不堪大用乞罷之不報降言據蘇轍明年閏二月六日疏附見當考呂本中雜說神宗上僊王珪病薨蔡確遷左僕射

宣仁問確右僕射闕誰合做確對曰以即今班序論之即知樞密院事韓縝合做若以祖宗故事論之則東廳參政合做東廳參政即今門下侍郎章惇也宣仁識確語意主惇因曰且只依今班序於是鏁院宣制知樞密院韓縝遷右僕射神宗素輕韓縝及簽書樞密院曾孝寬丁母憂去位已久孝寛為安石所厚上方惡安石恐安石之黨復挽孝寛還舊物遽從中批龍圖閣直學士韓縝同知樞密院事宣仁亦素不喜縝及蔡確力主章惇遂相縝矣論者謂縝神宗所不喜而神宗時作執政宣仁不喜而宣仁時為宰相通塞遲久皆有命也

通議大夫門下侍郎章惇知樞密院　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司馬光録門下侍郎初光以知陳州過闕未入對上䟽曰臣先乞下詔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

並許進實封狀頒下諸路州軍於要鬧處出牓示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退昨奉聖旨令入見及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看閲臣狂瞽妄言曲荷采納豈獨微臣之幸抑亦天下之幸此乃聖主之先務太平之本原也然臣伏讀詔書其間有愚心未安者不敢不冒萬死極竭以聞竊見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矣中間有云若乃隂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揺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幸希進下

則衒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虗譽審出於此苟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臣聞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無所疑忌忠臣竭誠以事其上而無所畏避故情無不通言無不盡今詔書求諫而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為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則皆可以六事罪之矣其所言或於羣臣有所襃貶則可以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扇揺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

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覬望朝廷之意言民間愁苦可憫則可以謂之衒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矣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臣恐天下之士益箝口結舌非國家之福也又止令御史臺出牓朝堂自非趍朝之人莫之得見所詢者狹伏望聖明於詔書中删去中間一節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陛下務在求諫無拒諫之心各盡所懷不憂黜

罰如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如指諸掌矣既除門下侍郎光又以劄子辭免乞對訖赴陳州并請更張新法曰臣聞詩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故夏遵禹訓商奉湯典周守文武之法漢循高祖之律唐行太宗之制子孫享有天禄咸數百年國家受天明命太祖太宗撥亂反正混一區夏規模宏遠子孫承之百有餘年四海治安風塵無警自生民以來罕有其比其法可謂善矣先帝以睿智之性切於求治而王安石不達政體專用私見

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遂致民多失業閭里怨嗟陛下深知其弊即政之初變其一二懽呼之聲已洋溢於四海則人情所苦所願灼然可知陛下何憚而不幷其餘悉更張哉譬如有人誤飲毒藥致成大病苟知其毒斯勿飲而已矣豈可云姑少減之俟積以歲月然後盡捨之哉臣向曾上言教閱保甲公私勞費而無所用之斂免役錢寛富而困貧以養浮浪之人使農民失業窮愁無告將官專制軍政州縣無權無以備倉猝萬一饑饉

盜賊羣起國家可憂此皆所害者大所及者衆先宜變更借令皇帝陛下獨攬權綱猶當早發號令以解生民之急救國家之禍收萬國之歡心復祖宗之令典況太皇太后陛下同斷國事捨非而取是去害而就利於體甚順何為而不可於是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簡賜手詔諭令供職曰嗣君年徳未高吾當同處萬務所賴方正之士賛佐邦國竊欲與卿商量政事卿又何辭再降詔開言路須卿供職施行光乃受命　資政殿學士知太

原府呂惠卿為資政殿大學士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王安禮為資政殿學士翰林學士曾布為戶部尚書試戶部尚書王存為兵部尚書曾肇作王存墓誌云存為兵部尚書遷戶部會神宗山陵財費仰給戶部不踰時告乏而宰相乘間徙存復為兵部充山陵鹵簿使元祐初復還戶部固辭廷受識者韙之不知肇所稱宰相乘間果何事也存徙曾布實代之布集有年譜乃云司馬公用布為戶部尚書按光除門下侍郎與布同日光才執政元未入對那得有此事蓋年譜妄說也布此除實出於蔡確等疑必有曲折肇亦不能為布隱當徐考之元祐元年閏二月十六日劉摯有章二十二日布出知太原紹興初翟璜言劉摯謂大臣誤朝廷而大臣所用者又誤大臣蓋指布也章疏具載國史皆可覆考布子紡釋誣云璜載劉莘老章

疏是論募役不可行之語蓋劉摯老在熙寧以差役為不可行反覆辨論至數千言然募役之法不出於王荆公蓋自嘉祐二年韓康公奉使河朔回建明差役之法為牙校者至於破產却以塲務䘖酬非良法乞令輸錢入官以庶人在官之禄募游手充役李邦直元祐中作韓康公碑具載其事自嘉祐討論至熙寧方成法耳元祐中蘇子瞻子由兄弟力主募役法為不可改蓋以出於韓子華不出於王荆公故也劉摯老既補外歷州縣乃知募役為良法雖緣役法左遷流落於外十餘年及元祐初擢為御史中丞可以行其所知矣不復深論自知前日之非也元豐末司馬光名為門下侍郎至朝廷首議行遣熙寧元豐聚斂刻剥之臣故呉居厚楊伋呂惠卿之徒相繼竄貶而力引先公為戶部尚書劉摯老為御史中丞若先公在熙寧助王氏為刻剥之政司馬温公肯寘之版曹乎劉摯老與先公在熙寧爭論役法及為中司知役法不可廢故不復深論果以先公所

論為非既為中司肯貸先公使安地官之職乎先公與
劉莘老同時除授来年先公以食貨請外加龍圖閣學
士知太原府劉莘老卒無一字見及近日福建印一冐
編集有劉莘老論先公章疏乃是選人徐方叔撰造曽
經朝廷行遣開封府自有公案元祐初行遣熈寧元豐
人皆散官安置此疏但云乞移一近京閑慢差遣自不
成章疏當時已為笑端元祐末先公自青社易高陽劉
莘老罷相鎮東平懽然相迎延留不已至是為樂語云
功名雅在於本朝譽望最先於諸老又云金鑾學士曽
謀國玉塞將軍又得人至手書一通面投云皆摯親草
其相喜如此先公為留五日况國史具載自有除授月
日可以考驗璜敢變亂是非誕慢如此役法始於韓氏
璜猶不知况其他乎不能克家安能立朝也此皆紡所
云今畧辨之紡云司馬君實引布為户書按布為户書
與君實除門侍同日紡妄也已辨之於前紡又云吕居
厚楊畏吕恵卿之徒相繼痛貶君實力引布為户書按

三人痛貶月日具在皆是布為戶書後事元豐八年十月十七日吳居厚以前京東運使散官安置黃州元祐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楊伋罷戶侍為寶置知廣州呂惠卿以大資政知揚州提舉崇福二人皆引疾從其請也蓋初行遺熈豐人除吳居厚餘人皆未嘗便散官安置紡所云誤元豐八年九月十八日劉摯初自少蓬為侍御史元祐元年二月十二日乃除中丞元祐元年閏二月十六日摯上章乞罷布戶書二十三日布出知太原摯集今不載此章遺藁仍具載月日可考紡蓋諱之也所云徐方叔曾經行遺不知是何年月日紡又云國史具載除授月日今考之國史乃皆不然

兵部侍郎許將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呂大防為翰林學士龍圖閣待制知青州鄧綰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永

興軍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劉庠知青州六月戊寅十六日復故七月庚戌十八日再任　詔環慶路經畧使趙卨權發遣鄜延路經畧司事劉昌祚各具録到任後專授御前指揮以聞

中散大夫知冀州王令圖知澶州政目二十六日

庚申左僕射蔡確為山陵使　是月罷徐州寶豐下監鼓鑄鐵錢此據范純粹奏議增入純粹云自吳居厚置監鼓鑄至今年五月得旨任罷未及一年已支用過官錢八萬九千八百八十餘貫而搬運至陜西脚乘縻費又不在此數云云當考或删取増入實録在九月十九日庚戌十月十三日甲戌神宗史志元豐六年徐州置寶豐監鑄銅錢此云鐵錢當考

賊犯鄜延路供奉官王英戰死此據劉摯王覿劾惠卿章疏增入摯云西人復仇以五月犯塞疆臣戰歿士卒陷亡今實録乃無此當考覿云供奉官王英以戰死兵士陷歿者六千餘人不知王英戰死處是何城塞當考八月十四日録王英二子英死處實葭蘆寨也